



聚焦备战打仗·一线调查

蓝军——假想敌部队。这个词，天生与飞行有着不解之缘。人们所公认的世界第一支专业假想敌部队，就是1966年以色列空军组建的“外国空军模拟大队”。中国空军的专业航空兵蓝军进入人们视野的时间并不长。2015年“火力-2015·

山丹A”演习是他们在公开报道中首次亮相。在人们眼中，这支飞行蓝军神秘而低调，与威名赫赫的朱日和大漠的“中国第一蓝军旅”相比截然不同。不过，与陆军蓝军旅“红蓝兼备”的理念相似，空军的这个蓝军旅也有个响当当的口

号，叫做“蓝军最像，红军最强”。这背后，是蓝军建设的一个共同课题：作为假想敌部队，最首要的就是把敌人“演真扮像”，为和平时期练兵提供对手，对未来战场上的对抗进行推演。要演真扮像假想敌，谈何容易——比如，战争中对抗双方充满了伪装与欺

骗，隐真示假是最基本的作战原则，要在战争开始之前将敌人演真扮像，这里注定充满了天然的矛盾。再如，模拟的敌人毕竟不是真实的敌人，“再像”也不等于“就是”。演真扮像的标准是什么？要评价蓝军的“蓝度”本身就很有难度……

类似这些问题，是当前我们推开红蓝对抗训练面临的现实难题，也是专业化蓝军部队建设绕不过去、必须回答的使命课题。答案在哪里？空军蓝军旅组建成立数年来，用实践探索给出了充满辩证的思想。

飞行蓝军的“演真扮像”辩证法

——来自空军航空兵某旅的调查与思考

■本报记者 范江怀 王天益

当好磨刀石，做最强的对手，还是最像的敌人？

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强不强，通常取决于两个方面，一看装备，二看人才。

照此来看，空军蓝军旅堪称“天生强大”：列装的是当时空军现役最先进的机型；飞行员从全空军选拔，不少人是“金头盔”得主或空战能手；有的机务大队直接建制从别的单位“端”过来……

难怪有人说，这支部队一诞生就携带着“最强对手”的基因。

这也符合人们对于蓝军的最初期待——就像中部战区空军某旅“金头盔”飞行员徐慧慧心中对蓝军的定位：“它应该是所有人都打不败的。”

蓝军旅确实够强。组建成立后，他们快速形成战斗力，当年就参加了一场陆空对抗演习。在对地突防突击中，他们打出的战果是7:0。七场完胜，让对手一直耿耿于怀，以至于后来的对抗演习，对手次次都点名要他们参加。

2016年，蓝军旅首次参加空军“金头盔”对抗空战考核，就取得了同型机团体第一，大队长杨朝辉摘得空军飞行员最高荣誉“金头盔”。

这些年，他们作为体系化蓝军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多次在空军“红剑”体系对抗演习、“蓝盾”地面联合防空演习中发挥关键作用。在“红剑-2017”演习中，他们取得的制空战果占到了合成蓝军的60%以上。

若把蓝军比作“磨刀石”，蓝军旅这块石头真是硬得足以让刀口卷刃。

他们也不讳言要为全空军部队树立起最强对手的决心。他们确立的蓝军建设指标是“战术素养最高、对抗能力最强、战斗作风最硬”，他们在旅歌中放声唱道：“我是天堑，我是峰峦，儒夫休想过我雄关……”

然而，这就够了吗？这就是蓝军吗？

那年一次演习，蓝军旅派出分队，作为合成蓝军的一部分参加红蓝对抗演习。前几轮的对抗，在合成指挥所的指挥下，蓝军整体战果不错，可飞行员们却越飞越迷惑：这走的还是“红红对抗”的路子啊，真正的敌人是这么出招的吗？

问题来了。作为蓝军，是要做红方最强的对手，还是最像的敌人？对此，蓝军旅上下有反思，也有思想的交锋——

有人说，蓝军作为假想敌部队，必须是最强的。显然，只有过硬的石头才能磨出锋利的刀，才能让红方以训练场上的失败去换取战场上的胜利。

也有人认为，蓝军首要的标准就是像。如果不像假想敌，仍然是用研究队友的方法打败队友，这样的胜利，这样的强大又有何意义？

所有人都同意，“像”和“强”是蓝军建设都必须关注的问题。那么，二者应该如何结合呢？空军蓝军旅旅长汤海宁道出他们的探索和思考——

瞄准“强敌”像。俗话说依葫芦画瓢，有啥样的葫芦就有啥样的瓢。当蓝军，扮演假想敌就要瞄准强敌扮，把强敌扮到最像，当对手自然也就最强。

择敌“强”处“像”。模拟假想敌，不是单纯的模仿，而是要有选择地吸收。择其强处演真扮像，对其弱处果断扬弃，才能让“像”发挥出真正的价值。

“从蓝军发展理念上讲，最强和最像应该是辩证统一的，但从发展路径上，‘强’是基础，‘像’才是目标。”汤海宁补充说。



“蓝军旅”战机飞向蓝天，迎接红蓝对抗训练中的下一个对手。
杨军摄

抗。他发现，蓝军旅飞行员的空战表现，与他在战备巡逻中遭遇的真实对手已比较相像。不同的是，这场演练中的对手会把自己的优长劣势都坦诚相告。

徐慧慧的战友张凯也参加了对抗。让他印象深刻的是，对抗中，面对假想敌的陌生导弹装备，他和僚机习惯性机动作，结果动作还没做出来就被击中。这种“陌生感”让他在评价这场对抗时，“最强烈的意见就是这种交流还可以更多一点”。

对抗结束后，蓝军旅也进行了检讨性总结。不仅总结胜负得失，红方对他们演真扮像的建议，以及红方对假想敌的研究成果，都被他们列为下一步训练攻关的重点。

第一次走出去对抗之后，蓝军旅很快接到了来自另一个航空兵旅的“约战”。时值驻训高峰期，这个航空兵旅的任务接连不断，但他们邀约蓝军旅的态度坚决，“谁都可以不来，你们一定要来！”

“就是要让他们多给我们找问题。一个年轻演员，不经常上台怎么能成为老戏骨。”团队第一次“登台”之后，王龙对这种自主对抗的模式充满了期待。徐慧慧也认为，这种“开放式的对抗，绝对是空战训练的一个发展趋势”。

日益频繁地走出去，也让蓝军旅上下感到压力不小。“就怕走出去了，没有新东西带给别人。”旅参谋长刘俊杰觉得，“每次走出去，你都得让人感觉到鲜明的‘蓝色’啊！”

蓝军如何更“蓝”？蓝军旅官兵在实践中认识到，既要关起门来“练”，又要走出去“战”——

关起门来练出秘密招法，是能够走出去去广泛检验演真扮像成果的前提；走出去去广泛吸纳红方建议和意见，则又能反过来促进演真扮像深入发展。

版式设计：梁晨



第412期

扮演假想敌，形似很关键，还是神似更重要？

31岁的飞行员杨彬彬得知蓝军旅要选人时，没有丝毫犹豫就报了名。从舒适安逸的中部小城一路辗转到了戈壁深处。他甚至做通了妻子的思想工作，要她带着7个月大的孩子随军过来。他的理由是，“我想去那里接受新的挑战！”他口中的“新挑战”大概指的就是蓝军旅的训练。在纸面上，它是不同于空军其他任何飞行部队的《蓝军训练大纲》；在天空中，它是不同于以往的、对空战的全新认识。

进了蓝军旅大门，第一场对抗空战体验，杨彬彬基本打不到对手。他说，当时就两个感觉，“一是他们真的很强，二是他们飞得和我们有些不一样”。

这种“不一样”是透着强烈的来自战场的“敌”味的。要把自己练成“敌人”的样子并不容易，就好比一只狮子要练成老虎那样去捕猎。

思维惯性是最大的障碍。“有时候会照着以前的习惯，想着要拼上‘一枪’，可是要按照假想敌的思路去出招，这种拼的欲望就一定要克制。”

那么，让新飞行员从一开始就照着假想敌的模式练，可行吗？杨彬彬觉得这更难：一方面新飞行员对空战的认识不够，培养起来周期会更长；另一方面，世界各国的假想敌部队，都不是以单一假想敌为目标，扮演不同的敌人必定要求很强的角色切换能力。

无论用什么方式，演真扮像，首要的课题都是要“真”清楚假想敌是什么样的。在蓝军旅的蓝军研究中心，硕士上尉郑伟杰就是这样为一个假想敌“画像”的人。他和同事的工作为演真扮像提供目标指引，郑伟杰坦言：“我们的工作也可能成为蓝军建设的瓶颈。隐真示假是基本作战原则，要‘真正’弄清对手哪有那么容易！”

最像敌人的蓝军当然是形似与神似统一、神形兼备的。但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，很多时候，神似更重要还是形似更

重要也会成为不得不做的选择题。于是，选择的过程中——

曾有这样的尴尬。一次演习，某部扮演蓝军，从旗帜到着装，再到敬礼的方式都与假想敌惟妙惟肖。然而，演习一开打，就暴露了“还是自己人”。

也曾有这样的无奈。一次扮演蓝军，某部把假想敌的战术战法研究得很透彻，但是由于装备性能存在差异，有的战术动作明明知道怎么回事，可就是做不出来。

“这两种追求神形兼备的做法，一个是看得太低了，一个是看得太高了。”蓝军旅政委王龙说，在演真扮像上，他们一直有两条原则，一是要立足实际去追求“像”，二是要紧贴战斗力核心要素去追求“像”。

装备上有局限，他们就重点突出对假想敌作战思想、战术原则和评估规则的模仿，全年训练时间中有六成左右都是空战课目训练，很多飞行员飞行时间都远远超过大纲标准。

要做到形似对手，武器装备是关键；武器装备中，空战导弹是关键。为了模拟假想敌某型导弹，他们曾一路找到某型战机总设计师汇报想法。这位总设计师被他们的远见所感动，模拟导弹研制出来后，在对抗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当然，这还远远不够。在王龙看来，演真扮像假想敌是个没有止境的迭代过程。这个过程中，“神似和形似都很重要，如何立足实际科学推进更重要”。

蓝军要更“蓝”，靠关起门练秘密招法，还是走出去寻制胜办法？

2018年春，经过数年磨一剑的砥砺之后，蓝军旅西出阳关，在塞北天空与空军某旅展开了一场红蓝对抗演练。

这场演练的意义非同寻常。以往，蓝军旅都是作为体系蓝军的一部分参加红蓝对抗，这次是首次独立自主与对手开展对抗空战。此外，这也是蓝军旅作为“磨刀石”首次主动走出去，到对方家门口砺刃磨刀。

迈出这一步不容易。有人顾虑，好不容易练出来点秘密招法，就这么被别人学去了，找到了破解之道，以后比武怎么取胜？还有人担心，这样“打上门”去，要是输了，脸上多挂不住……

转变昔日的胜观，成绩观，是走开新的红蓝对抗之路必须迈过的坎。

“只有把提升战斗力作为唯一目标，才能摒弃对抗双方的小九九。”出发前，王龙给出去参加对抗的飞行员提了两点要求：一是研究成果必须毫无保留地教给外单位的同志；二是要讲清“我们不是来比你高我低的，而是来让你感受敌人的”。

事实证明，抱以如此态度展开对抗，双方都获益匪浅。徐慧慧参加了与蓝军旅的每一场对

从研究队友到研究对手的必由之路

■空军某蓝军旅政委 王龙

有感而发

军队是要打仗的。和平时期，实战化军事训练是锤炼部队战斗力根本途径。实战化的训练既需要接近实战的环境，也需要接近实战的对手。

对手从哪里来？传统的比武对抗，固然对锤炼扎实的基本功大有裨益，但“左手打右手”式的较量，终究难免会成为战斗力跃升的藩篱。一来二去，“研究队友”成了竞争努力的目标，准心偏离了未来战场，眼里少

了真实敌人。

如何实现从“研究队友”向“研究对手”的转变？打造一支真实扮像未来假想敌的部队——蓝军，是当前最普遍也是最有价值的方案。世界主要国家军队普遍认为，建立蓝军，推开红蓝对抗训练，可以达到贴近实战练兵和检验训练效果等多重目的。蓝军是实战化训练的靶标，扮演的是明天战场上的敌人。蓝军只有时刻保持“强、像、新”，才能当好“磨刀石”，引导部队认真研究对手，砥砺战斗力。

当蓝军就要时刻保持最强战斗力。坚石才能磨利刃。纵观世界

各国军队，总是把假想敌部队设计得强悍，以催生强大战斗力。蓝军部队要常态化组织极端条件下对抗训练，以重大演训任务为平台，深化学习成果，不断在演习演练中提高对抗难度，让参训部队在贴近实战的对抗中寻找破敌之策，提升自己和队友的打赢本领，在未来战场上担当尖刀奇兵，出奇制胜。

当蓝军就要时刻做到最像假想敌。角色互换是蓝军的“魂”，要像敌人一样去思考，像敌人那样去战斗。为避免假想敌部队脱离战场实际，美军曾专门派遣相关部门前往伊拉克、

阿富汗等真实战场，提升其作为“磨刀石”的锐度、韧性和陌生感。蓝军部队要在知敌、像敌、胜敌上下功夫，做到既“形似”又“神似”假想敌，不断激发部队训练活力。

当蓝军就要做到时刻保持最新状态。信息化战场瞬息万变，潜在对手同样也在不断变化。蓝军建设要注重在战术战法上求创新，在武器装备上求突破，紧盯假想敌发展同步更新，紧盯未来战争形态演变提前建设。否则，蓝军建设就可能犯刻舟求剑的错误，“磨刀石”再过硬，砥砺出的也只是战胜昨日敌人的利刃。